



引子

树入天台石路新，云和草静迥无尘。

烟霞不省生前事，水木空疑梦后身。

往往鸡鸣岩下月，时时犬吠洞中春。

不知此地归何处，须就桃源问主人。

——曹唐《刘晨阮肇游天台》

绿水如锦绉初展，泉声似环佩风鸣。

天台山深处，一个幽峻的山谷。涧水随山势曲折，两岸春山壮丽雄奇，峭壁参差如列绣屏，碧波雪瀑，掩映其间。山涧边蹲着一个小男孩，捧了一掬清凉的溪水洒到自己脸上。他身后站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女郎，面容憔悴，正望着东边的一座山峰。山峰危然峭拔，仪状奇传，山顶有一对圆圆的石头，仿佛是女子的双髻。

“那就是双女峰吗，小师叔？”男孩问道。

“大概是吧。”女郎喃喃道。

两人已经在这天台山深处跋涉了两三天。虽然知道路径，但天台山茫茫横亘百里，谷深峡远，人迹不至，找起那个桃源来谈何容易！迷了好几次路，也曾在山里碰到过几个人，又怕泄露行迹，不敢上前问路，反倒小心翼翼地躲了起来。

“双女峰下，惆怅溪边，溯流而上，仙谷桃源。”

过了金桥潭畔的会仙石，沿着惆怅溪再往前走，到双女峰，就差不多了。只是这惆怅溪两边哪里有路呢？女郎正自沉吟着，忽然看见碧绿的山峰之间白光一闪，翩若惊鸿。过了一会儿，噗的一声，一只浑身雪白的小鹿轻盈地落到山涧对面。那白鹿侧过

头来望了她一眼，目光清亮而幽远。她不由得向那白鹿伸出手去，白鹿却忽地跃起来，飞向青青的山崖，如电光朝露一般，转眼失去了踪迹。

日暮时分，终于找到了桃花林里的“仙人洞”。从那巨大的石头后边绕过去，一片绿竹林闪露出来。那是湖湘之地才生长的湘妃竹。

“大概就是这里吧？我过去瞧瞧。”女郎道，“小楼，你站着别动。”

男孩嗯了一声，看着她朝竹林深处走去。

竹林里面藏着一个小院，织竹为篱，几间小屋也是竹门竹瓦，湘帘低垂，颇为别致。屋后另有一片碧桃花，暮春时节开得如云如锦，灿若明霞。院中坐着一个美貌妇人，正在逗弄怀中的一个幼儿，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。那妇人虽荆钗布裙，却是丽色照人，神情举止不像是寻常村妇。

女郎不知如何招呼那妇人，踌躇了半日，忽然叫道：“阿兄！”

“哈哈，我早就看见你了！”一个少年从竹梢上跳了下来，落到女郎面前，笑吟吟问道，“烟娘子，许久不见，你从哪里来？”

烟娘子望着兄长的脸，撇撇嘴道：“出了一趟海，才回来。三醉宫出事了，你知道吗？”

少年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我刚到钱塘就听人说，沈掌门病重。”

少年脸色骤变，凄然问道：“你从钱塘过来走了多长时间？”

烟娘子道：“不到十天。”

少年回过头去，向院中坐着的妇人道：“明珠，师父病重，我要马上赶回去！”

妇人神情有些犹豫，抱着孩子走过来道：“这就要走？”

少年道：“现在就走！”

“好好儿的忽然要走，”妇人脸上露出了幽怨之色，“你就非去不可吗？”

少年一边匆匆收拣行李，一边道：“当然非去不可。”

“你……”妇人急得说不出话。

“要不是你双身子，连你我也要带走。”少年道。

“你还知道我双身子，”妇人怒道，“就丢下我不管！”

少年停下手，缓声道：“明珠，你要讲道理。师父待我恩重如山，我却没有尽过弟子的心。你如今不能走动，这也就罢了，要是连我都不回去，我怕我一辈子都不得安宁……”

妇人沉默良久，道：“不是我非要赌气，可你那几个师兄……”她把孩子塞到少年怀里，转身进屋去了。

烟娘子茫然道：“要劝劝阿嫂吗？”

“不用。”见烟娘子伸着头打量，少年就把怀中的小孩朝她侧了侧，“还没给你瞧瞧呢。看，这是你的侄女湘灵。湘灵，这是你姑姑，快叫姑姑！”

小女孩口齿不清，在父亲的鼓励下勉强“咕”了一声。烟娘子伸出手指，小心地碰了碰女孩儿的脸蛋，心想这孩子生得真清秀。

一忽儿，妇人返身出来，手里提了一柄长剑，捧到少年面前：“拦不住你，总之你要千万小心。我这宝剑，你一路上带着它防身吧。”

少年接过剑，两人会心地对视一眼。烟娘子探头瞧了瞧那柄剑，剑鞘的样式古朴奇特，多半是一把上古神兵，剑柄上刻着两个古篆：清绝。

少年沉吟片刻，并不把孩子还给妇人，却道：“明珠，我想带湘灵一起回去。”

妇人睁大眼睛道：“这怎么行，湘灵还不到两岁，如何受得了一路颠簸！”

少年道：“明珠，我有我的考虑，我想带湘灵给师父看一看。师父喜欢小孩子，他若肯抱一抱湘灵，将来就没有人会找湘灵的麻烦了。另外，其实把你们母女俩留在这里，我也不放心。你父亲虽然说过不再过问我们的事了，但你们天台宗其他的人可就难说了……”

妇人下巴一扬：“哼，谁敢来找我的麻烦！你也休想把湘灵带走！”

少年知道妻子任性惯了，便将婴孩交还给妇人，拎起包裹转身出门：“明珠，我就去了，你自己小心。烟娘子，照顾着你阿嫂，等我回来！”

烟娘子点点头。妇人娇声道：“早点回来。”

少年回头朝她笑笑，忽然劈面一掌，向妇人打来！

妇人大吃一惊，本能地侧身躲闪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手上抱着的小女已给少年抢去。妇人跳起来，问道：“你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少年一退身，已奔出几丈开外，远远地还在喊：“好好养身子，我会把湘灵带回来的！”

妇人气得直跺脚，却不肯追出去。那少年的声音就渐渐地远了。

烟娘子和妇人面面相觑，一时无话。过了一会儿，妇人道：“烟娘子，你不陪你阿兄回去吗？”

烟娘子苦笑道：“有阿兄去就好了。我自己另外拜了师，早已发誓此生不再踏入三醉宫一步。”

个中原委，妇人心下了然，却又劝道：“你不进三醉宫，陪着你阿兄到岳阳也好。他带着湘灵，我实在是放心不下。”

烟娘子奇道：“争了半天，阿嫂为何不自己陪阿兄去？”

妇人扶了扶自己的腰，赧颜一笑。烟娘子一个年轻女郎，这才明白他们说的双身子是什么意思，不觉红了脸。

“既如此，我就走一趟吧。”她指了指远处，道，“不过，我受人之托，要把那个孩子带去庐山。送走了他，我就去追阿兄。”

妇人顺着她的手指望去，看见竹林外站着那个男孩，衣衫褴褛，望着这边眼神灼灼，像一只小兽。“去庐山倒也顺路。”妇人道。

“小楼过来。”烟娘子向那男孩子招了招手。

男孩蹦着上前来，向妇人行过礼，开口却道：“请问娘子，我们来的路上看见了一只白鹿，它现在这里吗？”

妇人闻言，嫣然一笑，道：“不在的。每天这个时候，它都在赤城山顶上守着晚霞呢！”

两天以后，少年来到了庐山脚下。他归心似箭，一路上走得极快，几乎连觉也不曾好好睡过。这样一来，他背上的小女孩可就不依了，呜呜咽咽哭个不休。少年心疼女儿，不住地哄她，心里也有些懊悔自己鲁莽，连累幼女离开母亲受苦。好在一路上

女儿哭是哭，并没有害病。这天正午炎热，他找了一片树荫坐下，哄着女儿睡着了，自己也渐渐闭上了眼睛。

一忽儿醒来，身边的婴孩竟然不见了。这一惊非同小可，须知以他的功力修为，就算是因为连日赶路辛苦睡得太熟，也断断不至于人家从他身边带走孩子也不知道，除非对方是轻功上的绝顶高手。想到此处，他不禁皱紧了眉头，孩子究竟在什么地方？

少年心急如焚，环顾四周。这庐山简寂观的势力范围，何人会对他下手？忽然山上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，少年心中一震，连忙展开轻功赶过去。虽然明明知道这一定是敌人引诱之计，但爱女在上面，也就顾不得了。

山顶上似乎空荡荡的，孩子被放在悬崖边一块裸露的岩石上。少年冲过去把女儿抱起来，看见她本来雪白娇嫩的小脸被晒得通红，大是怜惜。

“呵呵呵……”背后传来一片狂笑声，好像有六七个人。虽然在这如火的骄阳之下，这笑声也显出挟霜带雪的意思。

少年不回头，只是冷冷道：“原来是黄兄约了小弟啊！”

那为首的一个二十来岁的人默不作声，旁边一个人厉声道：“不只是黄师兄，我们都来了！澹台树然，你是什么东西，敢来惹我们天台宗！小师妹是江湖第一美人，你贱役出身，也配娶她？天台门下七大弟子须容不得你，定要为师兄出这一口恶气！”

少年心知一场恶战在所难免，遂淡淡道：“你们都曾是我的手下败将，连尊师也输我一招。今日又来挑衅，大概是不打算单打独斗了？”

那人一愣，旋即道：“让你尝尝我们的‘琼台剑阵’！”刷刷几声，七人顿时长剑在手，排成新月形状，将少年团团围住。

少年面对悬崖站着，并不回头，却将婴孩用左手抱紧，从地上捡了一根枯枝。忽然他腾身跃起，一个“细胸巧翻云”，向剑阵正中的黄师兄飞过去，动作奇快无比。眼看黄师兄的眼睛就要被他戳瞎了，忽然间少年手腕一抖，右手变了方向，那枯枝却打着了剑阵尾部一人的手腕，谁也没看清他是怎么变的招。却见那少年已然稳稳地落到剑阵后面，哈哈笑道：“好剑阵！”他这一下兔起鹘落，身法极为潇洒稳健，连怀中的婴孩也不曾惊动。可天台七弟子的剑阵，却被他冲乱了阵脚。那黄师兄知他是手下留情，不免脸上尴尬，剑阵尾部那人手中的长剑几乎震飞，更觉心惊肉跳。假如少

年使的是真剑，他这手掌可就不保了。

停了一会儿，黄师兄喝道：“师弟们，上啊！”七把长剑刷刷刷地向少年一剑剑刺过来，每一剑的来势都十分古怪蹊跷，又绵密不断，迅猛无匹。少年深知天台剑法独辟蹊径，是武林中一种绝学，不能轻敌，遂全神贯注，一剑一剑地挑开。这琼台剑阵设计得十分巧妙，旨在让人顾此失彼。黄师兄的一剑直劈少年面门，少年便不得不横剑去封，这时另一人从背后扫他的下盘，料来他躲不过。不想那少年将身一拧侧了过去，手里的枯枝粘住了黄师兄的剑，顺势向左一带，剑锋竟向背后那人直刺去。

那少年心想，要想打乱这个剑阵，非得各个击破不可！于是他游走起来，在七个人之间左挑一下，右掠一下。果然剑阵又开始乱了起来，有几个天台弟子身上也被枯枝狠狠戳了几下。然而，天台宗以轻功见长，蹶空之技举世无双。这个剑阵也充分利用了这一长处，几个弟子身形轻灵闪动，变化莫测，往往少年刚刚挑乱一个人的步子，那人就将身一纵，迅速变到另一个位置上。其他人见机而动，剑阵马上换了一个队形，又围了过来，快得令人目不暇接。那少年本来剑法神妙，假如也展开轻功和他们追逐比拼，料来也能取胜。然而他怕惊动怀中抱着的孩子，不敢行险，只在剑阵中间突破，久攻不下，渐渐焦躁起来。

少年忽然长啸一声，七个天台弟子不禁一愣，再看那少年，手中多了一柄青光闪闪的宝剑，剑身晶莹剔透，在烈日下闪着神异的光芒。黄师兄满脸悲愤：“居然……清绝剑居然到了你的手里！”他仿佛变成了一头发狂的野兽，向少年直扑过来，完全是同归于尽的打法。

少年不愿久战，这才拿出利器来，不料黄师兄一见此剑如此拼命，饶是他闪得快，左臂上还是被拉了一道深深的口子，鲜血淋漓。那婴孩看见血，哇的一声哭了起来。少年心中火起，也顾不得对天台弟子手下留情了。须知他的剑法曾得异人真传，四海之内，罕逢敌手。只见他兀立如山，见式破式、见招拆招，一口长剑，横扫直击、劈刺斩拦，竟是毫不退让！人影晃动之间，只见到清绝神剑的光芒纷错如织，可夺日月。剑芒过处，碧血飞溅，伴随着婴儿的啼哭声。

一场混战之后，七个天台弟子都倒在了地下，被戳中了穴道爬不起来。原来那少年毕竟还是不愿伤他们性命，只是他自己却也伤得不轻，肩头、膝盖等处兀自汩汩地

冒着鲜血，小腹上也被划了一剑。少年坐倒在地上，也顾不得看自己的伤，赶快哄着怀中的婴儿停住哭声，只是担心她被这场恶战吓坏了。

黄师兄倒在地上气喘吁吁，动弹不得，忽然道：“约好了午时，你怎的现在才来？”

少年心中一惊，回过头去，只见一个乌衣的蒙面人不知何时悄然立在他身后。那人身形是如此眼熟，少年盯着他的眼睛一看，诧异道：“你……”

他还在错愕之间，完全反应不过来，那人忽然飞起一脚，将少年插在地上的清绝剑踢入了悬崖下深谷中，冷冷道：“你号称天下第一剑客，但倘若不用剑，比得过我吗？”

黄师兄扑了一下，似乎想抓那把剑，另一个弟子道：“师兄不可，那锦绣谷底下的花已经开了，险恶无比。”

蒙面人的双掌已向少年狠狠地劈下，少年闪身躲过，喝道：“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也和我作对？”

蒙面人冷笑道：“你难道不明白吗？”言语间几十快掌又已劈下。那人内力深湛，掌法精妙，点戳扎刺之间，俨然绝顶高手。少年失了宝剑，左手还抱着幼女，加之甫经恶战力量消耗，竟然不是蒙面人的对手，几招之下就落了下风。他急中生智，右手变掌为剑，又把他神奇的剑法使将出来。虽然一只肉掌无法与宝剑相比，但身临危境中发挥出来，居然也和蒙面人打成了平手。

蒙面人的功力远在那几个天台宗弟子之上，本拟几招之内拿下那少年，没想到少年重伤之下，尚可抵挡，不免怒从心中起、恶向胆边生，忽然身移步换，快若流星，一闪到少年左边，竟然一指向孩子插去。

少年本应纵身跃出，可是他怕惊坏孩子，只能平地一转，身子轻飘飘拔起，搭着蒙面人的手指往上一拔。蒙面人冷冷一笑，变指为掌，向少年拍去。两人双掌一对，少年觉得胸口猛地一震，眼冒金星，几乎呕出血来。他的内力比起蒙面人本来就稍逊一筹，这时又有伤，如何受得起这样一掌？他脚底摇晃，急向后退，忽然觉得手掌竟被对方牢牢吸住，抽也抽不回来。两人以内力相拼，慢慢地耗着。少年在重压之下渐渐不支，只觉得浑身骨头都快散了架。

蒙面人冷笑道：“你只顾钻研剑术，不讲内功修为，今日方知道坏处了吧？”少年这才明白过来，蒙面人这一次当真是置他于死地。

正在生死之间，忽然听到有人叫喊：“阿兄，阿兄！”

少年心中一酸，却想到：好了，烟娘子来了，湘灵有救了。

这时蒙面人似乎也心中一动，掌上的吸引力不知不觉消失了。少年心想机不可失，赶快撤掌，向后跃去。这一跳本拟跃出蒙面人双掌的范围，不料他的力气消耗太多，几乎灯枯油尽，一跳之下只刚刚把脚抬起来。蒙面人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双掌推向他的胸前。少年身子一晃，就飘向悬崖下面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刻，少年拼出了全身力量，左臂一甩，将怀中的婴孩抛了起来。孩子摔倒在悬崖边上，撕心裂肺地大哭起来。

想不到悬崖壁上居然有一截枯树，正巧挂住了少年的袍子。少年九死一生中，抬头一看，烟娘子冲到悬崖边上哭喊着：“阿兄，阿兄！”拼命地伸手去拉他。枯树离悬崖顶并不远，但两人无论如何够不着。烟娘子脚下一滑，也滚了下来！

少年伸出手来，一把抓住了烟娘子，把她也挂在了枯树上，烟娘子却道：“不行，阿兄，不行！”

少年抬头一看，不禁喟然长叹。原来那截树枯朽已久，只是松松地附在岩壁上。少年落下之时，将它拉得摇摇晃晃几欲不支，这时加上一个烟娘子，已见得树根从岩壁上慢慢地滑出来，维持不了多久了！

悬崖上，爱女还在一声声地哀号，少年心如刀绞，道：“烟娘子，一会儿我有了力气就把你抛上去，你带着湘灵去找她母亲。”

烟娘子哭道：“我不要，阿兄，我和你一起死了算了！”

少年望着枯树的根部和岩壁只有一线相连了，道：“胡说！我只有你一个妹妹，你怎么能死！湘灵还在上面，只有你能救她了。他……他不会杀了你的！”

话音未完，枯树已经坠下。少年用尽自己最后的力量把她甩了上去。他自己向万丈深渊直坠下去。

烟娘子踉踉跄跄爬起来，看见蒙面人呆立着，婴儿正横在他脚下。烟娘子大叫道：“不许你碰她！”

蒙面人缓缓道：“我不想杀她，但我怎敢让她留在世上……”

骤经惨变，烟娘子这时心里忽然清亮得像镜子一样。她扑过去，将婴儿抱在怀里，蒙面人知她武技远不及自己，由了她去。烟娘子望望山脚下的树影，对蒙面人道：“你

无非是怕她长大了报仇，可现在她什么都不明白，将来只有我会告诉她杀父仇人是谁。你还是杀了我吧！你不杀我，将来我也不会放过你的！”

蒙面人叹道：“烟娘子，你的想法总是这么怪。可是我把你们姑侄俩都结果了，岂不更省事！”

烟娘子冷笑道：“那你动手啊！”

蒙面人低下头，颤声道：“何必说这种话，你明知我对你下不了手……”

“我宁愿你对我下手！”烟娘子凄厉地道，“一命换一命！”

蒙面人默然半晌，忽然伸出手，向烟娘子拂了过来。烟娘子心中一凉，她本来算定蒙面人顾及旧日情分不会害她，所以孤注一掷，要保护阿兄的孤儿。岂料蒙面人居然连她也不放过！她把婴儿远远地抛开，就失去了知觉。

蒙面人看见烟娘子被点中穴道，晕厥倒下，顺手抽出一把匕首，向地上的婴儿刺去。说来也怪，那孩子本来哭得正厉害，被匕首的精光一照，忽然止住了抽噎，一双清澈如水的眼睛幽幽地瞧着蒙面人。蒙面人也愣了，望着这玉雪可爱的小女婴，一把匕首无论如何刺不下去。

忽然，他觉得周围气氛有些异样，转身一看，那些横七竖八倒在地上的天台宗弟子，竟然全都不见了。正在惊疑不定间，他瞟见地上有一道怪怪的影子，从自己背后投过来，像是一棵老树，但他明明记得这里是没有树的。再看那影子，好像又变成了一个枯槁的人形，似乎还有一双鹰隼的眼睛在盯着他。他不禁手一滑，匕首当地落下。那婴孩哇的一声又大哭起来。蒙面人此刻心神大乱，根本不敢回头再看一眼，提起倒在地上的烟娘子，飞也似的跑掉了。

悬崖上只剩了几摊血泊，一片空寂。苍凉的天空下，只听见婴儿还在用早已哭哑了的嗓子，一声声地啜泣。



第一回

富春山居

深秋时节，富春江畔，满山遍野的梧桐齐褪青衣。蝴蝶一般的黄叶，顺着秋风，纷纷扬扬撒向山脚的一座小镇。

此地毗邻桐庐城，以围棋著称，镇上高手辈出。不足半里的一条街上倒有十来家棋社，每逢集日棋社里好手云集，大家切磋手谈，热闹非凡。

不过眼下，棋社里的气氛有些异样。棋客们全都围在一张棋桌边，有的窃窃私语，有的沉思默想。棋枰上的黑白子已然水泄不通，执白的那个青年书生正凝神苦苦思索；对面一个黑瘦的中年汉子，却怡然自得地靠在椅背上，一手端起茶碗，一手拨着钵中的黑子。他身后站了四五个大汉，一色的天青短袍、腰悬长剑，不时地拿眼瞟着门外，显得心不在焉。书生显然有点一筹莫展，一盏茶的工夫过去，仍是一着未动。他身旁站着一个清秀女孩儿，也微蹙双眉，手指不断地轻敲桌面。

围观的棋客都有些灰心丧气，低声议论道：“陈生怕是不行了。老哥你看呢？”“不知道。这棋局当真古怪，不知究竟如何解得。”“陈生乃本乡第一高手，连他都参不透的棋式，只怕世所罕有，你我虽不敢妄想破解，也算是开了眼了。这外乡人不简单。”“是不简单，却不知他们到底是什么来头。”

那中年汉子微微一笑，清了清嗓子，朗声说道：“郎君，这棋局乃上古遗篇，千百年来破者寥寥，非绝世高人不能为。你解不出来，也不必灰心丧气……”

书生陈睿笈憨厚地笑笑：“晚生资质愚鲁，才穷力竭。正要向老丈请教。”

“慢着！”

众人纷纷向门口望去，只见人群外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正大步走进来。老人两眼盯着棋局，手杖上的铜铃叮叮当当，像是一个游方算卦的。本乡的棋客们并不认得他，

但那几个异乡人却立时变了脸色，有人手微微颤动，摸向腰间。

中年棋客倒还镇定，悠悠然道：“老丈有何见教？”

老人拣起一粒白子，啪的一声打在棋枰一角。

陈睿笈愣了一愣，忽然笑道：“妙，妙啊！”

棋客中有几人这时也悟了过来，不住称奇。原来这一招看似无关紧要的闲棋，竟然顿时改变了全盘局势。白子解了围，黑子却一下山穷水尽起来。但这样下棋，实在不可思议，纵是绝顶高手也难想得到。

一片叹赏声中，老人仍是毫无表情。中年人微笑道：“洞庭弈仙，名不虚传，某佩服得五体投地。”

老人缓缓道：“你们费尽心机，想用棋局诱我出面，也算是一路高招。可是就凭你们几个蠢贼，老夫还用得着躲起来？”

中年人笑道：“乐老丈说笑了，晚辈们怎敢在老丈身上使花招。”

“休、想！”

乐子有话一出口，那几个青衣大汉刷地围住了他。他却如没看见一般。

中年人朝手下们丢了个眼色，又道：“别生气呀，晚辈们也不想为难你，费了这万般心思，求的不过还是那件东西，只要你……”

“呸！为难？你们为难得了我吗？”

“好教老丈知道，”中年人微微变色道，“天台门下没有畏难怕死之辈。”

乐子有怒道：“你们要的东西并不在我这里，就算在，我也不会让天台的无耻鼠辈拿去。你们有什么招数全使出来吧。就算赤城老妖亲自来，我乐子有难道还怕了！”

话音未落，中年人一掌已然凌空劈到，直击乐子有的腰穴，手法狠辣迅捷，锐不可当。乐子有早有所料，滑开一步让过了掌风，就势从手杖中拔出一柄长剑，刷刷刷几剑，把四周欺近的几个大汉都逼开好几步。中年人也不得不退了退，摆出一个架势。

乐子有喝道：“拔剑吧！老夫倒要看看，天台山的绝技，能比洞庭剑法高到哪里！”

那几个大汉当真抽出了佩剑，中年人却一晃身形，又一掌斜斜劈到乐子有左肩。乐子有横剑一挑，削向中年人的手腕，中年人向左跃起，手掌一翻，直拍乐子有的天灵盖。乐子有微一蹲身，长剑在头顶白虹般划过。中年人一惊，立刻收手，否则一只

右掌总是不保了。乐子有转身间大袖一挥，从桌上卷起一把棋子，飞向外围，那几个大汉纷纷捂着脸跳开。

如此几十个回合，中年人那一方虽然倚多，却不仅取不了胜，反而节节败退，始终欺不近乐子有。乐子有把一套洞庭剑法使得稳健精妙，招招致命，只因敌人太多，一时却也奈何不了他们。混战之中，中年人大叫一声，向后跃开一丈跌倒在地，右臂已被乐子有砍了一剑，鲜血淋漓。乐子有追过去，长剑向他右面劈下。

突然，乐子有左膝上一麻，顿觉一股奇痒的脉流蹿上来，两腿竟动弹不得。低头一瞧，一只黑色长针正插入了足三里。中年人一跃而起，朝乐子有笑道：“得罪！”伸手去夺乐子有的长剑。

“休得无礼！”

窗外呼地跃进来一个女郎，挥剑就向那中年人砍去。中年人转身截住，两人斗起来。女郎的剑法也是洞庭一路，但比起乐子有来，显然太嫩稚了，几招下来便已不敌。乐子有疾呼道：“阿秀，快退开！”一面暗暗运劲，飞出一枚棋子击向中年人的后脑勺。不料中年人一转一带，将棋子打在女郎身上。

中年人乘机一把扣住女郎的脉门，微笑着说：“老丈，我劝你还是安安静静站着，不要运功用力。绣骨针你听说过吧？你只要使一分力气出来，寒毒冲上心脉，那时什么解药也没用了。”

乐子有大喝一声冲了过来，一阵寒流真的冲进了五脏六腑，他不禁全身抽搐起来。中年人趁机扑过去，一掌沉沉打在乐子有的背心，乐子有倒在了地上。那女郎惨叫道：“阿耶！”

中年人嘿嘿冷笑着说：“乐老丈，令爱倒是个孝女，只可惜落在了我们手里。不过老丈放心，只要老丈拿出东西来，令爱嘛——据说她小字秀宁？我们不动她一根毫毛便是。”

乐秀宁颤声道：“那经书根本不在我们这里，你一刀杀了我也没用。”

中年人笑道：“我何必要杀你。”

“一帮禽兽，还不住手！”

中年人一惊，一把利剑正悬在他头顶直指下来，不觉倒退两步。蓝色的人影轻轻

落地，大家定睛一看，一名英武的青年挺立当地，青光闪闪的长剑仍逼着中年人。中年人赔笑道：“原来楼少侠也云游到了此地，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……”

“少来这套，谁和你相逢！姓桑的，为什么每次碰见，我都看见你带着人行凶作恶？还不放开这父女俩，我立时取你性命！”

姓桑的苦笑道：“楼君，我家主上这件事，那是志在必得。我等一向敬重庐山威名，但这一回，恕难从命！”

那楼姓青年笑道：“什么事志在必得？说来听听呀！”

姓桑的道：“内中情由，说来话长，总之这父女俩不是什么好人。”

“那你是好人？一大帮子人，欺负三醉宫的前辈，下手如此狠辣，到头来反说别人不是好人？”

姓桑的变色道：“你既知他们是三醉宫的，须晓得我们两家结仇已久。你一个外人，莫蹉这浑水！”

“哈！”对方嗤笑一声，“你在江湖上打听打听，我姓楼的怕过谁？”

姓桑的和几个大汉交换了一下眼色，嗖的一声一起飞出窗外。楼姓青年断喝道：“打不过就跑，哪有你这样的孬种！”跟着一跃而出，展开轻功追了上去。

乐子有倒在地上，已然不省人事。

“阿耶，阿耶！”乐秀宁哭道，“相烦诸位叔叔伯伯，这镇上可有郎中，我阿耶他……他……”

棋社众人又围拢来，大家多有同情这父女的，立刻叫了个郎中。

那郎中把把脉，翻来覆去看了半天，又苦思良久，仍是摇头，叹道：“这一针倒也罢了。这一掌……这一掌，打得极重，掌上又不知喂了什么毒，竟不知如何解得。我又不通武技……恐怕只有小神医才有办法。”

乐秀宁问道：“什么小神医？他人在何处？”

郎中说：“找他却也难。”

乐秀宁问：“他不肯见人吗？”

郎中说：“倒也不是。小神医有求必应，人是极好的。只是他住在葫芦湾，地方

偏僻，离这儿有几十里水路。现在你急切去找他，只怕来不及了。”

“来得及。”陈书生身旁的女孩儿忽然开口道，“今日他正好到镇上来了，我这就去把他叫来。”

一盏茶的工夫，就听得女孩儿的声音在门外响起：“神医来啦。”

人群略略闪开，匆匆挤进来一个蓑衣箬笠的少年。乐秀宁看他不过二十来岁，并不敢相信他是什么神医，只是周围看客皆对这小郎中恭恭敬敬。

这郎中俯下身，察看乐子有背上那个诡异的掌印，淡黄色泛着银光。他从药箱中取出一只小瓶，把药涂在伤痕上，又从口中喂入一些。再拔出膝上那根黑针，挤出黑血，撒上药粉。然后，他把乐子有扶起来，在玉枕穴上推拿几下，果然，乐子有渐渐睁开眼睛。

“师兄……”乐子有轻呼。

小郎中不明其意：“老人家……”

乐子有瞪了他片刻，好似明白了什么，微微叹气，又闭上了眼睛。

乐秀宁轻声问：“郎中，我阿耶怎么样了？”

小郎中摇摇头，轻声说：“这种毒无药可解，我只能让他再换口气。”

一滴眼泪从乐秀宁的面上滑过。

正唏嘘间，忽见乐子有睁开眼睛，问：“你姓沈？”

小郎中点点头。

“你是瑄儿？”

郎中愣了愣，盯着乐子有看了一会儿，惊叫道：“是三师叔吗？”

乐子有微微颌首。

“妹妹快过来，”郎中喊道，“这是乐叔叔！”

女孩儿奔过来，道：“乐叔叔，乐叔叔，我是瑛娘啊！”

乐子有颤声说：“沈瑛……沈瑄……我……我找了你们兄妹……这许多年，竟在这里。唉……都长这么大了！咳，咳……你们的母亲，还好吗？”说着口中喷出一股鲜血。

瑛娘将他扶起，黯然道：“十年前就不在了！”

乐子有叹了一口气，又说：“瑛儿，你医道高明，像极了你父亲。武技……武技也练得不错吧？”

沈瑛道：“侄儿惭愧，自从离开家乡便再没练过。”

乐子有诧异道：“怎么？”

沈瑛低声道：“这是先母的遗命。”

乐子有沉默了半晌，唤道：“秀宁过来！”

乐秀宁道：“阿耶！”

乐子有说：“阿秀，你沈家师弟他们，也同我们一般……阿耶不行了，你今后定要……定要……好好照顾他们兄妹俩。”

乐秀宁哽咽道：“阿耶，我……我知道。”

乐子有道：“还有，阿耶那件事你一定……”话没讲完，气一岔就倒在了女儿的怀里。

暮色苍茫，乐秀宁在父亲坟头拜了最后一拜。沈氏兄妹唤道：“秀阿姊，上船吧。”

陈睿笈送他们上船，又向瑛娘拱了拱手。

小船缓缓地沿江而下，拐进一个汉港。不知划了多远，一片荷塘几乎把小船团团围住。沈瑛摇着桨，在荷叶中左穿右拐，竟似其中有路似的，又绕了半天，穿出荷塘，眼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瀑布，水声如雷。小船小心翼翼地瀑布下水雾中划过，钻入一个隐蔽的石洞之中。石洞拐了个弯，忽然到了一个异常宁静的湖湾，岸上整整齐齐几间小茅屋，便是沈氏兄妹隐居之处了。

乐秀宁轻叹道：“这个地方也真难找，书上说世外桃源，怕是也不过如此了。那片荷塘倒是很像我们洞庭湖的风光啊。”

沈瑛道：“秀阿姊，我们兄妹十来年没回去了，君山上大师伯他们一家还好吗？”

乐秀宁道：“阿耶和我出来流浪也有十多年了。”

沈瑛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乐秀宁不答，却问：“你不会武技是真的吗？你是二师伯唯一的儿子，小时我们一起练功，你总是学得最好的。现在荒废了，岂不可惜？”

沈瑄道：“家父去世后，家母带着我和瑛娘避居此地。弃尽武技，也是为了远离江湖险恶。”

“可是，”乐秀宁问道：“你不学武技，如何替二师伯报仇……”

“秀阿姊，”瑛娘截住她的话，“这些年我真想念你，还有吴家的霆阿兄和霜娘子。霆阿兄比我哥大两岁，你只比我哥大一个月，可是大家都听你的。霜娘子躺在篮子里，只会像小猫一样叫。你还记得吗？”

“自然记得。这些年，我未曾有一日忘记你们。”乐秀宁微微垂首，面容宛若莲花初绽。



第二回

春水如空

朝游北海暮苍梧，袖里青蛇胆气粗。

三醉岳阳人不识，朗吟飞过洞庭湖。

仅仅二十年前，江湖上的人提起百里洞庭，无不心驰神往、交口盛赞，只因那时洞庭君山上的三醉宫实是江南武林第一圣地。三醉宫自“烟霞主人”沈醉开山立户以来，历五十多年，不仅武技卓绝、独步天南，更兼行侠仗义，屡屡为各门各派排忧解难，有“君子山”之美誉。沈醉座下四名大弟子均属一流高手，武技各有所成，人称洞庭四仙。奔仙乐子有行三，不仅奔技非凡，暗器功夫更是出神入化；二弟子沈彬，就是沈醉的独子、沈瑄的父亲，不仅武技高强，且学识渊博，尤擅治病解毒之道，救了多少江湖豪杰的性命，人称医仙。

然而，就在十四年前，沈醉去世，沈彬执掌洞庭宗不久，三醉宫忽遭一场大难，四大弟子花果飘零，从此一蹶不振。

那年沈瑄才六岁，和小伙伴们偷偷溜到湖上去玩，回来的时候，父亲已经在三醉宫的正殿里伏剑而死。后来许多年里，一家人都绝口不提那一幕。但那是沈瑄一生都洗不去的记忆。他伏在父亲身上拼命呼叫，可父亲竟然一声也不回答，就像刚刚躺到大红棺材里去的阿翁一样，他们再也不肯伸出手来抚摸自己一下。周围一大群叔叔伯伯，都像木头一样立着。他看见父亲流了好多好多的血，淌满了整个大厅，流到台阶上，染得浩浩洞庭湖全是父亲的血色。

当晚母亲吴氏就瞒了人，带着他和小妹瑛娘远走他乡，来到这富春江畔的葫芦湾隐居起来，再未离开。后来，母亲抑郁而终，便只他带着年幼的妹妹清贫度日，相依